



彭林

2016年11月14日晚，适逢清华大学历史系成立90周年，“人文清华”讲坛邀请历史系教授彭林在新清华学堂发表公众演讲“人，何以为人”。彭林教授从走出“半人时代”说起，阐释礼义之道与礼乐人生，带领听众一同感受中国礼仪文化的风貌。本刊特刊出全文，邀读者共赏。

彭林：“人，何以为人”（上）

■ 彭 林

我是讲“礼”的，所以今天上来我第一个动作就是向大家致敬。20年前，我开这个课的时候，我这样做下面没有反应，后来几周以后大家就认同了。今天我在这个场合向大家鞠躬致意的时候，下面几乎没有站起来：“老师，你这么尊重我们，按照中国的传统，礼尚往来，我们也站起来，向您致敬。”我相信到我这个讲演结束以后，我再次给大家致意的时候，场上能够有更多的同学、

朋友，也跟我礼尚往来一下，这是我们传播“礼”的一个使命。

走出“半人时代”

今天这一场讲座我的核心是大写的“人”。“人，何以为人”？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非常自然地想起我们敬爱的朱镕基学长。他在回母校参加校庆活动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当年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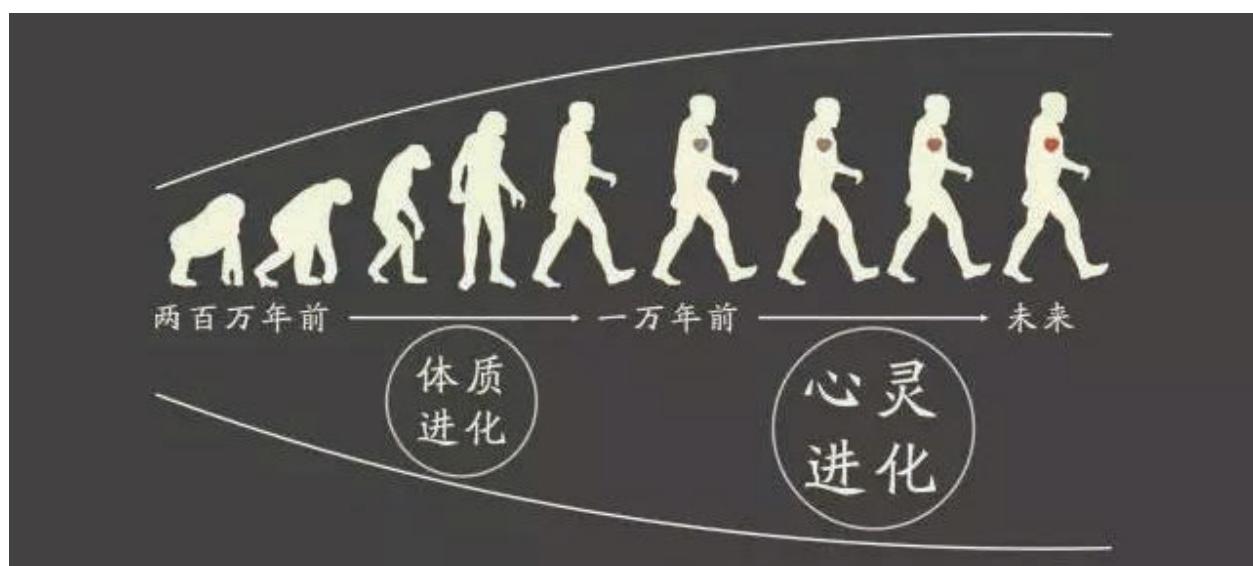
在清华电机系读书，系主任章名涛教授说：“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这段话影响了朱镕基学长一生，可以说铁骨铮铮，成为我们全国人民仰望的楷模。听了这段话，可能我们有些年轻的同学会觉得纳闷：“人？我们不都是人吗？我们很多人都穿得很气派，有的还经常要化妆，我们不是俊男就是靓女，怎么还有一个学做人的问题？”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掰开了、揉碎了，来给大家讲讲朱镕基学长这番话的深意。

首先，我要借用一个名词，这是我们清华的前辈梁思成先生提出来的。1948年梁先生批评大学教育分科太细，其结果学文的不懂理，学理的不懂文。学问是一个整体，可是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叫“半人”，他批评说这是一个“半个人的时代”。“半人时代”这个概念非常好，我今天就借用梁先生的这个概念，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来谈做人的问题。

我是历史学的，我一张嘴就好讲历史。我们的社会史说到根上是人类的历史，一部社会发展史说到根上是人自身发展的历史。我们现在整个社会都在追求发展，大家仔细想想，我们似乎进入一个集体的迷失，我们现在追求的几乎都是物质的发展，我们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任务，就是

我们自身的发展。人是社会的主体，只有人自身发展好了，才有可能百业兴旺。假如我们不注重自身的发展，片面地发展物质，我们的幸福感很难有根本的提升。

假如我站在另一个星球上俯瞰我们地球上的事，我就觉得人类的发展尽管非常漫长，但是我们从最宏观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人类社会发展只有两步：第一步是我们体质的发展。大家知道我们是从一种森林古猿发展来的，现在考古学家跟古脊椎、古人类学家在东非的肯尼亚发掘到了一个编号为1470的头骨，它的测年大概是距离现在200万年，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距离现在1万年左右，我们走的是第一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最早是从猿进化来的，这将近200万年中间的古人类，它又像猿又像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所以我们叫它猿人，北京猿人，印度尼西亚爪哇猿人，德国的海德堡猿人……这个时候我们是在半人时代，一直到距离现在1万年。北京周口店猿人洞里的人距离现在四五十万年，科学家清理这个洞的时候发现山顶一个洞里还住着人，把他叫做山顶洞人。山顶洞人距离现在只有1万年，我们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说，山顶洞人穿着和我们一样的衣服到王府井，你认不出来。为什么？他在体质进化方面已经完成了，



长得和我们一模一样。

到距离现在1万年的时候是不是人类的进化已经完成了？我们剩下的任务就是怎么样吃好、玩好、享受好？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身体里面包裹着一颗心，这颗心的发展和我们体质的发展不同步，体质发展已经完成了，那颗心的进化才刚刚开始不久。我们既然是从动物进化来的，我们这颗心就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残留着动物的野性。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得那么好、穿得那么好、长得那么好，可是我们做出来的事情常常令人匪夷所思，以至于有的人看到一些人的作为之后，（觉得）像畜牲。原因就在于这颗心。所以我们进入了第二个半人时代。在我看来我们现在还是半人，因为我们心的进化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第二步就是怎样用道德理性去战胜残留在我们心灵或者精神家园里面的动物的野性。我们第一步花了将近200万年，我们第二步要花多少时间，谁也不知道。

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里有一句话：“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这话太有意思了。我们都还不纯粹，我们的心发展非常缓慢，非常曲折。所以，我们中国文化了不起在哪里？就是当西方人的文化还沉浸在宗教文化里面的时候，我们中国文化就已经提出来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所谓以人为中心，就是怎样引导全社会的人修身、敬德，要做君子，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儒家文化里面，只有所有的人都成为君子，甚至成圣、成贤，我们社会的进化才算是完成了。中国文化非常有意思，春秋的时候天下大乱，看《春秋》的记载，242年里充满了残伐。司马迁在《史记》里讲，弑君三十六，儿子为了做君侯把爹杀了，弟弟把哥哥杀了，这个畜牲都做不出来的事情居然做出来了。非常震惊！所以孔子感慨：“人不能与鸟兽同群。”我们是人啊，是万物的灵长。这个命题在孔子的弟子乃至再传弟子里面，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我们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要到哪里去？……这样一些非常宏观的、关乎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话题，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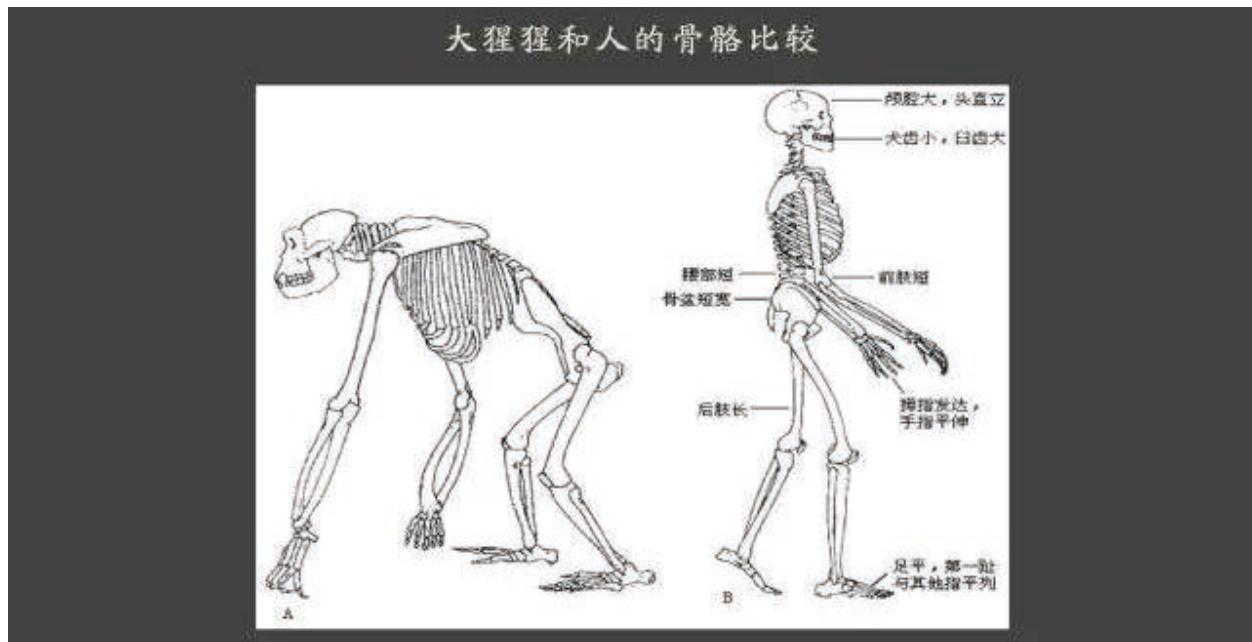
的人文觉醒在这个时候已经起来了。

这个传统我们清华是把它继承了的。大家知道当年梁启超先生在清华的同方部作了一个讲演，题目叫“君子”。梁先生说我们办清华是干什么的？人家西方的大学宗旨很清楚，要培养有人格的国民，叫gentleman。现在我们开会经常有主持人说：Ladies and gentlemen，翻译成男士们、女士们，实际上应该翻译成绅士或者君子。梁先生讲，gentleman跟我们历史上讲的君子基本上是吻合的。我们古代历史上经常拿君子跟小人相对，《论语》里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小人是没有或者是不愿意进行道德修为的人，君子是完成了道德修为的有境界的人。所以他说，学善、学好就是君子，学不善就是小人。所以，当时我们一些清华的学生见面都以君子人相叙，勉励我们要做君子。孔子评价一个人就说“君子人欤？”意思是君子人吗？对人的评价是拿君子跟小人作为一个标准。所以，梁先生说“深愿及此时机”。当时我们国家处在一个动荡变乱的时代，“崇德修学”，崇德在修学前面，这就是朱镕基学长说的，先修德、先做人，然后再为学，“勉为真君子”，如果清华能够出一大批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则民国幸甚矣”，因为那样的时代急需君子。所以朱镕基学长讲的那段话含义很深啊！

“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在孔子之后，七十子及其后学讨论老师提出的这个话题：我们不能与禽兽为伍，不能做禽兽。那好了，问题来了，人之所以为人，关键点在哪里呢？人跟禽兽的区别，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你说不清，很可能你已经到了禽兽的边缘了，你自己还不知道。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

我们人跟禽兽的区别在哪里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动物界里要找到一个跟我们人最接近但是又不是人的，于是找到大猩猩。大猩猩骨骼结构跟人一模一样，解剖学表明它身上肌



肉块数跟人一样多，母猩猩也有月经。它跟我们人的区别在哪里？这个东西就要很仔细地讨论清楚。其实从动物分类学的理论来讲，人跟大猩猩很接近，我们都属于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样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目。

那我们跟它的区别究竟何在呢？看《礼记》上一段话就知道了。当时有一场讨论，有人说人跟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语言，动物没有。儒家不同意，鹦鹉也会说话，一个好的鹦鹉说的话比一岁多的孩子说的还要多，你们户口本上能写它吗？猩猩也是一样。儒家认为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按照礼的要求来生活。人有礼，动物没有礼。所以大家非常感慨，如今有人长得人模人样，但是身上没有礼。我们对这个人的评价是什么呢？“不亦禽兽之心乎”，你那颗心跟禽兽还一模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有圣人出来，这个圣人不是神仙，是特别智慧的人，他就看到人跟动物的区别：一个有理性，一个没有理性。而这个道理不是大家都懂的。所以他们就出来制定了一套礼来教大家，“使人以有礼”，大家看最后一句话，深刻至极——“知自别于禽兽”。这是一种文化自觉：有的事我不能做。在马路上吐痰，到处乱

扔东西，不排队，大声嚷嚷……那是人吗？畜牲才那样啊。我们要自觉地跟它拉开距离，我们是文明人。这种表述就抓住了人跟禽兽本质的区别。

那么礼是什么呢？礼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出来的典章制度、行为规范。你跟着它做，你身上有礼，道德理性也就落实在你的身上了。

到了孟子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响应孔子的号召，要做人。做人要达标，要及格。怎么才及格呢？孟子讲有四条，好比人有四肢，叫“仁义礼智”，这个东西不是外塑给你的。人是善的，只要是人，我们与生俱来都有仁、义、礼、智四个善端。你好好地去护理它，“仁义礼智”茁壮成长就能成为君子。那么四个里面孟子最看中的一个叫仁，一个叫礼。我如果问大家谁想做君子，大家都会举手，我说谁想做小人，肯定没人举手。那么孟子讲了，“君子所以异于人者”，我们说这个人是君子不是小人，“以其存心也”，他心里存放着什么，他念叨的是什么，孟子讲两个，一个叫“仁”，一个叫“礼”。仁是爱心，君子是博爱的。在战国时候的《孝经》里明确写着，他爱天下的人。你爱天下的人就会尊重他们，你对大众的尊重就会通过一定的肢体动作、语言表

君子气象

礼乐双修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

君子气象

《尚书》：“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

敖（傲）不可长，欲不可从（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马。公庭不言妇女。

达出来，让对方能够鲜明地感受到，而且他会以相同的方式来对待我。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不仅是平等的，而且已经达到了更高层次的平等与和谐。所以中国人仁爱、互相尊重，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

我们中国人非常看重（生活中的礼），我们几千年文明最后都融会在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在“仓廪实”之后，不愁吃、穿了，我们懂得生活要有品质、要懂礼仪。这是我们几千年文明发展以后才形成的一种生活形态。

宋朝有两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叫程颢，一个叫程颐，他们把我们社会的生灵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禽兽，比禽兽高的层次叫夷狄，就是野蛮民族，他刚从动物界出来，走得还不太远，但是已经不是禽兽了，处在比较初级阶段。最高一个层次就是我们中华，文明高度发达。三个层次的区别在哪里？在有没有礼。所以，二程告诉大家，“礼一失”，一旦把礼丢了，“便是夷狄”，你就是野蛮民族。你出了大街从来不排队，把环境弄得一塌糊涂，从来不为别人着想。到了夷狄如果不刹车便是禽兽，因为夷狄还有很粗浅、很肤浅的礼。所以，我晚上常睡不着，经常想到，

这三个层次我们现在在哪个层次？我们不能与禽兽为伍，我们这种文化自觉、文化自尊，应该在每个人的心里生根，我们要自觉地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来生活。

礼乐人生

我们现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对礼不太了解，认为礼不就是磕头作揖吗？不是的。钱先生讲，西方人一开口就是文化，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文化；中国人什么东西都是礼，国家制度、天人关系、人际交往的法则、个人修身的方式，都叫礼。梁启超先生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西方是法治，中国是礼治。”中国人认为人性是善的，可以教育。通过教育你一定懂道理，你一定能把自己管住。钱先生非常赞叹梁先生这个话，他说：“此可谓深明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只有真懂文化学的人才能把我们的文化做这样的归纳。其实说句老实话，现在我们讲这个东西经常很费劲，原因就在于我们把中国的礼和西方的礼对等。西方的礼是上流贵族交际的方式，你看他握手，夹角35度，握10秒钟，两公斤的力气。中国人不讲究，中国人讲内在，里面有恭敬心，一会儿还会讲到。

所以，礼应该是贯穿我们整个人生的。我们人怎么发展？我们体质已经变成直立人、现代人，可是我们的做派经常是涣散的、暴躁的，要他站着，他想坐着，让他坐着，他想躺着，走到哪里都跛着、倚着、靠着，精气神是松懈的。所以，怎么样让我们每个人走出去，人家一看有个人样。我曾经到国家体操队去讲课，我说自由体操最有意思了，一个方的地场，运动员在角落上一站，手一举，体操动作还没做，可是裁判的分都打出来了，叫印象分。在生活里面，我们每天都在给别人打印象分，别人也都在给你打印象分。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印象分高一点。“高一点”按照礼的要求，一丝不苟。最近特朗普当选了，我在网上看到一张他父亲的照片，别人评价他父亲说，这是个极其严谨的人，甚至在沙滩上都要穿西装，因为他一丝不苟。我们现在就在这方面（有所欠缺），我们的精气神没有被提振起来，我想大家如果去做就一定会很好。

越是心的问题（越难解决），太有意思了，我们心看不见、抓不到、摸不着，可是这个心很重要啊。外面做得规规矩矩不难，这个心怎么办？我们不是太过就是不及。有个拳王叫泰森，跟对手一急，冲上去把人的耳朵咬掉，这像人做的事情吗？一个人狂躁暴怒对自己身体不好，对社会安定也会带来隐患。现在你看很多闹事的人，有部门统计恶性的案子，就是死了人的案子，2/3都属于激情犯罪。汽车上不小心踩了一脚互相对骂，骂到最后拿刀子，一个死了一个被抓起来。这都不正常。所以要让一颗心和谐，古人发现音乐是最好的东西。你们可以做一个实验，你经常听高雅音乐，它的思想很纯正、风格很典雅、节奏很舒缓，听久了你会被它所化。听古典音乐跟听摇滚、迪斯科的人，气质一定

不一样。所以古代我们中国人提倡声、音、乐三分，最高层次是乐，所以它提倡大家在听雅乐过程当中陶冶心性。

所以《礼记》里面讲，一个君子不是首先让你学成什么样，摆成什么样，礼乐双修是围绕这颗心的。比如有句话，“临财毋苟得。”前面是一包钞票在地上，我面临这样一个意外之财，“毋苟得”，不要用苟且的不正当的方法把这包钱据为己有，不能有贪心。“临难毋苟免”，我们国家出现灾难了，不要苟且地逃避，我们要担当，这是君子气象。

这样的话在《礼记》里有很多，比如说这条，对于我们今天机关的作风都很有意义，它主张“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朝言朝”，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就谈论工作上的事情。“朝言不及犬马”，哪个地方在赛马，哪个地方有条狗，你一个朝廷里的官员怎么能谈这些东西呢？“公庭不言妇女”，这都不是君子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做一个君子有很多要求。君子有风范、有气质，他往那里一坐，一句话不讲，你就感觉到他气场很强。

作为一个文明人，他在生活里方方面面都是有教养的。一群狗、一群猪吃东西，呼噜呼噜抢着吃。我们是人，人进餐要有人的模样。《礼记》里这样一段话很有意思，那时吃饭，分餐



特朗普与父亲



制，我们现在食堂一个人一个盘，大家不要说是西方传给我们的，我们在周代就是这样的，唯独饭就一盘放在中间，大家吃盘里的东西，饭是中间的。那个时候拿手抓饭，现在全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拿手抓饭，这是老天爷给我们最灵巧的工具。这一盘饭是很多人吃的，你要有爱心，有的人一上去一看先搓一个大饭团拿在手上慢慢吃，我先占了便宜再说。这是“毋抟饭”。“毋放饭”，手上抓一个饭粘住了，到上面去拨，拨到（中间的）碗里去。你手上有汗，有味道，你怎么能拨回去给人家吃呢？“毋流歠”，喝汤，优雅地喝，一勺一勺的，不要喝得满嘴流汤。“毋咤食”，北京话说不要吧唧嘴，会让人联想到一种动物。“毋啮骨”，骨头吃得差不多就算了，不要啃出声音来，有一种在下面蹿来蹿去的动物，就是拿到一根骨头要啃出声音来，我们人（的行为）要远离动物。“毋反鱼肉”，鱼跟肉吃了一口不要又放碗里去。“毋投与狗骨”，吃了骨头就扔在地上给狗吃。这是人家招待你吃的，你怎么能给狗吃呢？你是嫌这个主人的东西不好，只配给狗吃啊？不像话。“毋固获”，一桌子菜有一盘是大虾，我光吃这个大虾不吃别的。“毋扬

饭”，那个饭来了很烫，你稍微从容地等会儿不至于饿死呀，一个劲扇啊，显得为了这顿饭大概有两天没吃了。“饭黍毋以箸”，箸就是筷子，正确使用餐具。“毋噏羹”，那个羹，西湖椿菜牛肉羹，羹里有菜甚至有肉，你不能嚼都不嚼，呼噜呼噜就喝下去了，一看穷相，八辈子没有喝过这么好的东西了。“毋絮羹”，到人家家里去人家做了羹，你不要到里面加盐、加东西，这等于让主人脸上没有光：你看你菜都不会做，特淡，没有味道。你少吃两口可以，不能去调味道。“毋刺齿”，吃完以后不要拿东西抠牙，让人恶心。“毋歠醢”，醢是肉酱，很咸的。很多别的菜没有放盐，这个酱特别咸，他要蘸着吃，结果不要把这个咸的东西像喝汤一样的喝，那样不雅。现在我们一讲餐饮礼仪马上就想到西方，其实这个我们2000多年前尽人皆知。

我们的礼仪很多，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少讲一点。2008年奥运会之前，我曾经到社区里去讲解中华的礼，我归结成四个字：“敬、静、净、雅”。有兴趣的朋友会后可以找我们的书来细细地看。这四个字很好记，你每天拿这四个字检查自己，那你一定不会做得很差。